

1407

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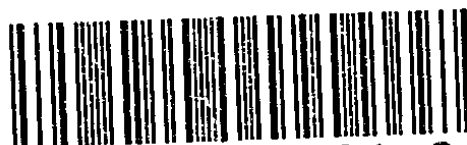
花



李乾

梅 花

李 無 隅 著



3 0581 0784 2

上 海
開 明 書 店

1926

877778
4032

8 6 2 4

目 錄

序.....	朱自清.....	V
梅花底話		1
火車上		2
暮春雜詩		3
靜觀		4
愛神前的祈禱		5
月兒謠		7
嚴厲的秋風		8
人生底簾幕		9
無心.....		11
安得.....		12
剎那.....		13
生命.....		15
自題小照.....		17

成年的兄弟·····	18
淚·····	19
生命底正路·····	20
她·····	25
小詩·····	27
憶西湖·····	29
寄了因·····	31
浮萍·····	33
歸思·····	39
看得破忍不過·····	40
街上·····	42
路亭裏的人生·····	43
小草·····	45
無聊·····	47
革命·····	48
機械·····	55

一夜·····	57
遊蕩的靈魂·····	60
生命底付託者·····	65
愛·····	67
樵夫和農夫底談話·····	68
惡劇·····	71
南歸雜詩·····	73
船上雜感·····	73
海中所見·····	74
到家·····	75
芊芊·····	78
晚景·····	81
我將回去了·····	82
現代底臉·····	84
小詩·····	86
相識和隔膜·····	89

錯誤·····	90
人間·····	92
人生最後的光明·····	94
什麼時候纔會覺醒呢·····	95
我的靈魂將在這兒安居了·····	98
覺醒後的悲語 ·····	101
一對閉鎖着的戀人 ·····	103
心碎 ·····	104
女神之歌 ·····	106
一夢 ·····	110
小詩 ·····	111
後記 ·····朱自清·····	113

序

平平的生，不如無生。

你看那無知的海潮，

他們至少也要留些痕跡在岸上呢！

——一夜——

正如海潮留了痕跡在沙灘上，李無隅君留下這一卷詩在人間。當海潮還是一日兩度的來着，李君却一去不復返了！這一卷詩是他二十年來僅賸的痕跡。我們覩物懷人，怎不興無窮之感！

李君本是我在杭州第一師範時的學生。去年我來溫州教書，他從故鄉平陽出來，將他的詩集叫‘梅花’的交給我刪改。我因事忙，隔了許多日子，還未動手。而他已於八月間得了不知名的急病，於一二日內死在上海！我不能早些將他的詩修改，致他常懸懸於此，而終不得一見，實是罪過，雖悔莫

追的！現在我已將他的全稿整理一番；共刪去四十二首，改了若干處——便是這一卷了。我改的時候，總以多存原作爲主；因作者已死，無可商量，但憑己見，恐有偏蔽的地方。

李君的身世，我原是不甚詳悉的。他死後我才從他的朋友處曉得一些。他家從前還富裕，後來不知因何中落。故他
在外求學，經濟總是很窘急。他又因病及其他緣故，不能安心在一處讀書。我們給他計算，五年之中，共轉了五個學校！他的徬徨而無所歸的光景，也就可想而知。在這輾轉徬徨中，他却有一種‘鍥而不舍’的努力，這就是求愛。他八年前曾愛過一個故鄉的女子；因爲她家貧，沒有成功。這是他極傷心的。他的求愛，便起於那時。後來他家給他娶了妻；他也愛她，但總不十分滿足。所以仍努力的求愛。在徬徨的幾年中，他也曾碰着幾個女子。有的和他很好，但因種種緣故，終於也沒有結局！有的却拒絕他，將他的事傳爲笑柄！總而言之，這都是些悲劇。在求愛若渴的他，這都是些致命傷！他於是覺着人生的空虛。

現在我們可以論李君的詩。從作品的年月裏，我們知道他一九二一年一月起才作新詩；並且他的兩年半的詩，大部分是在上海寫的。上海本是個‘狹的籠’，滿裝着人生的悲劇；經濟的巨鉗，‘人生的簾幕’（1），在上海比在別處分外顯明。李君恰巧又是那樣的窘急，不安定，又懷着一腔如火的熱誠，自然十二分容易失望！他沉淪於煩悶之深淵裏。但他還在掙扎着，還在呻吟着；於是有了這些詩。故他的詩多是批評人生的；流連景物之作，極少極少——只在回到故鄉，情思略覺寬鬆的時候，偶有一二篇；但也是融情入景，並非純摹自然。可見他的心是時時有所繫的。他的詩的質地，只是緊張的悲哀；是時攙入一些紆徐，愉悅的空氣，却是極稀薄：他實在被現代纏繞得苦了。

現代呀，我底朋友！

當我澄心靜慮的神遊於光明之國的

時候，

你切勿跟着我背後，

而且露出您的臉來！

你不知您的臉是黑灰色的，

您口中所吐出的氣，是能變成瘴霧

的嗎？

那像黎明般的希望之光，

恐怕要被你弄成地獄般的黯淡了！

——現代的臉之二——

現代雖怎樣的纏繞他，他起先何嘗甘心屈服？他雖然覺着人間有種種隔膜，雖然‘走遍天涯地角，找不到一些諒解’，但總‘願把人生一重重的簾幕揭開，給他們嗅一些愛的空氣，嘗一些美的滋味。’他明知‘時間天天引他到日暮裏去，年年引他到死國裏去’，但‘有愛的網籠住了他’便依戀着而不覺了。他勉自慰藉着，‘假裝着不看見的樣子對着人說，世界還燦爛的很呢。’因此他固不願和這世界撒手，也不願袖手旁觀這‘顛顛倒倒的人生，渾渾噩噩的世界’；這便成就了他的‘看得破，忍不過’了。就此點而論，他的態度是積極

的。那時他對於現狀，頗有激烈的抗議，顯出勇者的精神。我最愛讀他的‘革命’，那是一篇力的詩。

他豢養資本家，
來壓迫我們的貧乏；
他豢養強暴者，
來征服我們的無力；
他又豢養智慧者，
來玩弄我們的愚拙：
財產，軍政，學術——
所有的一切，
無一不是殺天下殺後世的啊！

我們雖貧乏，
但荒田裏還有些收穫；
我們雖無力，
但還有幾顆頭顱，萬根怒髮。
我們雖愚拙，

但破曉的明星還能在眼前照着：

我們還有這許多的所恃，

怎麼不起來和他一決？

我們要大佈革命的宣言了：

‘推倒他底資本家；

推倒他底強暴者；

推倒他底智慧者！’

我們於是給他哀的美敦書道：

‘我們來討你了！

我們來討你了！’

——革命之二——

他的革命是徹底的；但對於將來，却没有分明的見解。他希望光明，希望春天，希望赤子之心；這便是他所謂‘生命底正路。’雖然這條正路未免太簡單些，但都是他如飢渴的希望。他的這種強硬的抗議，熱烈的希望，却又隱隱的奠基於性愛；我們從種種的對比可以推知。那時他的愛似乎已有所寄

託，只還有一些些隔膜就是了。他很高興的說：

使我能夠快活地做我底工作的，

都是伊給我安慰啊！

不然，我的心定要脫却禁錮而逃了。

——安慰——

她翱翔於太清之上，

可望而不可即。

人間是塵土的家鄉，

我不敢要她下降，

因為她的身是潔白的一顆玉。

——她之四——

但他求愛的努力終於成為徒然！他倆‘雖各有幻想的雙翼，但怎能飛得出這個現實的牢籠？’他倆‘的愛情將永遠藏在夢幻的境界裏了。’而他‘為她心碎，她怎麼知道呢？’於是他覺着‘住在灰色圈兒內’的他，離愛情實在太遠了！到這時候，他不能再承認世界是燦爛的了；他覺得他是‘錯誤’了！

我一時錯誤了，把滿盈盈的愛帶給
人間，
却兌來人間底痛苦，而且還要負着
他直到於老死。

.....

.....

我將拚却我底一身給痛苦壓碎了！
我只得僵僵着我底背，踽踽着我底
兩腳，
一步一步地
把他負着向不可捉摸的‘死之宮’裏
去了。

——錯誤——

他這時覺得‘人間祇有乞兒和強盜。’‘他們能握得住人間的一切，所以就驕傲非常了。’在這種世界裏，雖有花和光，但人們怎能得着呢？他們祇能‘握着一片墓場底黑暗！’他滿腔

蘊積着愛與憎，仍和從前一樣；但從前的愛與憎使他奮發，現在的却只能使他絕望。他看見了，‘人生最後的光明‘分明是一盞鬼燈！’‘現實給人生以安慰的，不過只有個夢罷！’但一般人都‘喝了智者的醇酒’，‘昏昏大醉了’，那裏肯掙破他們的夢呢？他於是急切的，哀矜的問着‘什麼時候，他們才會覺醒呢？’他這時真寂寞極了，‘只有個灰色的影子是他唯一的伴侶。’他的靈魂耐不住了，便‘展開了夢的雙翼，開始了他的尋覓。’他徬徨了幾個所在，最後到了一處；‘幽玄而沈默，沒有半點死底殘留和生底記憶。’他如失了自己了；他彷彿說，‘他的靈魂將在這兒安居了。’這就是說，他將逃避於空虛了！接着他就死了。他的死彷彿是詩的完成似的，這也奇了。

我勉力用李君自己的話解釋他的詩，我希望我不至於太穿鑿。他的表現，自然而率真，故平易近人。雖不見得十分精深，却有厚大的魄力。牠們表現一種愛與生活的糾紛，我想必能引起青年們的同情。李君留下這樣的痕跡，他的死雖

是十分可惜，但也不全是徒然了。還有他自己對於自己的作品，也有些重要的意見，我們也不容忽略。我起初相信‘創造的生命是無限的。’去年上半年他寫給我的一封信說：

我總覺得中國人缺少創作的膽量。近幾年來從胡適之先生直到汪靜之君，我都很佩服。雖不能勉強說他們是成功，但是這種精神——勇氣和力量——實在是很可取的！我明知自己底詩未曾成熟，而我却深信這種妄思創造的念頭總是對的。……

這種創造的勇氣大概與他求愛的努力是相伴而行的，所以覺得是無限的。但‘微弱的詩人歌哭聲，人們那裏聽見呢？’他漸漸的因失望而憤憤了。

你看這時候大家正在發癡，作狂，
而且有些長醉着，
他們豈能聽見我的弱小的呼聲呢？

——覺醒後的悲語——

那時他已決定逃避於空虛，他否定一切；便是他以爲‘無限

生命’的文學，他也要否定了。

朋友們！

我到現在才知道：

‘文學真是沒用，

除非天天催人去死罷？’（2）

文學始終是生底輓歌呵；

但是我們總是天天在這兒苦唱着。

——覺醒後的悲語——

他的否定究竟不曾成功，因為他還不免‘天天在那兒苦唱着。’他雖昌言‘覺醒’，而實在不願意‘覺醒’；我們從這裏可以體會他的苦心！

鈔錄這一卷詩，給牠編了目錄，又供給我許多關於李君身世的材料，我感謝林醒民君！他是一個最忠誠的朋友！

朱自清，一九二四，二，二三，於溫州。

（1）篇中用引號的詞句，都是從原詩裏引來的；但有些已被從本集裏刪去。

（2）這是李君的朋友周了因君的話。

848.2

292

3

梅 花 底 話

任他萬紫千紅從前頭開過；

任他大雪寒風將我身欺侮。

既曉得‘後其身而身先’，

我不妨退一步！

既曉得‘禍兮福之所倚’，

我不妨喫喫苦！

十，一，二十夜半，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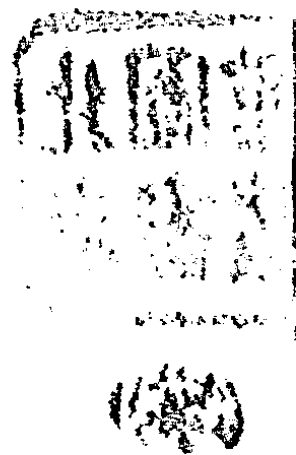


(292)

火 車 上

草兒如無數的線，
花兒如一閃的電；
坐在火車上，
立刻見到生命的迅速，
並覺得牠是繼續不斷的。

十，春間，滬杭車中。



暮 春 雜 詩

桃花,你的身分已經輕薄了,
怎禁得風吹雨打呢?

鶯聲遠遠地穿進簾子裏來,
好像說:‘春歸了,你還做夢嗎?’

鷓鴣呀,生命底旅路不止一條呢,
難道都是‘行不得’嗎?

燕子把片片的落花銜去,
杜鵑以爲牠們是把宇宙底神秘銜去
了,所以在那裏狂叫。

十一,四,清華山麓。

靜 觀

細雨如絲，
一聲不作的偷潤着牆頭底小草。
小草禁不起他們底恩惠，
低了頭，化作點點的淚珠兒滴下了。

無言的細雨，
只管潤着無言的小草。
可是在窗內靜觀着的我，
卻有一種說不出的妙趣，
只是無言地含着幾分微笑。

十一，十，十九，上海。

愛神前的祈禱

愛神呀！

我很願你把愛泉底水汲來，

去灌溉世界；

讓牠開滿了爛縵的愛情之花吓！

愛神呀！

我很願你把愛日底光線放出來，

去照臨着世界；

讓牠生滿了蒼翠的愛情的草木吓！

愛神呀！

我很願你把愛河底泥取來，

重新造個亞當和夏娃；

教他們倆投入世界，

蕃殖無量數和藹的愛情的人類吓！

十一，十，三十，上海。

月 兒 謠

月兒如鉤，
愁在眉頭。
眉頭只有一寸地，
那容得，許多愁？

月兒如弦，
儂心如箭。
願把這箭安弦上，
直射到，郎身邊。

月兒如鏡，
照見儂形。
莫道阿儂瘦峭，
怕郎聽得心驚！

十一，十一，四夜，上海。

嚴厲的秋風

怪嚴厲的秋風啊！

吹瘦了梧桐，

吹瘦了菊花。

他還一步不寬放的，

直要把這燦爛的世界，

吹得乾乾淨淨。

你吹瘦了梧桐也罷，

你吹瘦了菊花也罷，

你慎莫吹瘦了我可愛的伊！

你要吹瘦了我可愛的伊！

你還是先來吹瘦了我！

十一，十一，五，上海。

人 生 底 簾 幕

碌碌地，我不知他們爲甚麼而苦？

悠悠地，我不知他們爲甚麼而樂？

宇宙間充滿了愛的空氣，

他們何曾有嗅得！

自然間飽蓄着美的滋味，

他們何曾有嘗得！

可憐吓！

他們被那人生底簾幕所隔絕了！

我不忍看他們底簾幕內都是——

猙獰的惡獸，

相殺的仇敵，

悲慘的枯骨，

腥羶的血淚：——

我願把人生一重重的簾幕揭開，
給他們嗅一些愛的空氣，
嘗一些美的滋味！

十一，十一，七，上海。

無 心

上帝憎我是有成心的，
在通明殿裏淘氣，
擾亂天宮底秩序；
遂遣‘法曹’割了我底胸，
拿去我底心，
謫我到人間小住。

上帝呀！——
拿去我底心的——
恕我——恕我是無知的小子！
我現在是無心了，
容我在人間遊戲罷！

十一，十一，二九，上海。

安 得

安得一位善繪人心的畫家，
把我底心描寫出來給伊看，
把伊底心描寫出來給我看，
免得我倆隔膜呢？

十一，十二，一，上海。

刹 那

刹那從我底眼前過去，——

繼續不斷的過去——

我總是不見啊！

但是人們比我更不見啊！

他天天引我到日暮裏去，

他年年引我到死國裏去，

我總是不覺啊！

但是人們比我更不覺啊！

我爲甚麼不見？

我爲甚麼不覺？

因爲有‘愛的網’籠住了我啊！

是父母的，

是情人的，
是世界的……
他們都給我以依戀。——
但是給人們以依戀的，
未必是‘這些’罷！
未必是‘真正的這些’罷！

十一，十二，五，上海。

生 命

冬青樹上，

有一羣麻雀在那邊亂叫。

‘麻雀兄弟們，你們爲甚麼而叫？’

我這樣的問着。

只聽得他們吱吱喳喳地對我說：

‘先生，這事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總覺得不得不叫。’

母親給她底三個孩子每人十文錢。

有一個去買糖喫；

有一個去買梅子喫；

又有一個去買新鮮的蓮子喫：——

他不知道蓮心是苦的，

便囫圇地把他喫下去了——

喫甜的快樂，

喫酸的皺眉，

喫苦的懊悔；

他們所求的不同，

所得的味道也就不同了。

我底朋友把他所愛的玩物給我看；

片時後，又從我手裏拿去了。

這時候，

我心裏實沒有一毫依戀和介意；

因為這件東西原來不是我所有的，

只好憑他拿去罷。

十一，十，五，上海。

自 題 小 照

說是皮囊好，
或許就是上帝庭前落下的金粟。
說是皮囊醜，
也許就是媧皇手上擲下的頑石。

塵土的旅寓，
縱不可以久留；
但是太清的家鄉，
亦無從再回頭。

莫回頭！莫回頭！
一班兄弟姊妹們正在雲端含羞！
莫回頭！莫回頭！
快快奔赴宇宙之大流！

十一，十二，八，上海。

成 年 的 兄 弟

成年的兄弟們，
看見一班未成年的小兄弟們
正在庭前遊戲；
心裏起了一種羨慕，
商量着說：
‘這是我們少年底生活，
也不妨再試試看！’
但是他們早已失去赤子之心了，
所以究竟裝不起什麼來。

十一，十二，八，上海。

淚

兒女底淚是
膠底融液，
人心因以團結。
英雄底淚是
海底怒潮，
人心因以奮發。

十一，十二，八，枕上，上海。

生命底正路

一個國王率領着一班國民
徘徊在那生命底歧路上。

‘日將暮了，
生命底正路在那裏呢？’
國民個個惶恐着這樣說；
國王亦戰慄着無所辨識。

‘日將暮了，
生命底正路究竟在那裏呢？
我們就這樣的無所歸宿嗎？’

國王正當惶惑之時，
忽然迷入一個村落裏：
天爲幕，
地爲席，

日月爲窗戶，
花草爲裯褥……
一班牧童在那邊遊戲着。
國王近前問道：
‘小兄弟們，
你們可知道生命底正路嗎？
請指教我！’——
‘就在這裏哩！
過客先生，
請隨我們來！’——
牧童含笑答道。

一邊走着一邊說着：
‘我們在這生命底正路上游戲了好久
了。
這條路上，

有溫和的空氣，
有仁愛的山水，
有美麗的花木，
有慈祥的人生：——
我們每當早晨的時候，
太陽如銅鉦般掛在樹梢頭，
鳥兒奏那宛轉的音樂；
我們一班兄弟就牽出牛來，
旅行於這條正路上。
我們實不知宇宙有怎麼大，
我們又不知歲月有怎麼長；
我們已忘卻人世間所有的煩惱，
憑他春去秋來花殘月缺，
我們只是抱住赤子之心，
遊戲於這生命之家鄉。
國王聽罷，

中心愉快，
有如發狂了。

夕陽在山，
人影掛樹，
笛聲齊發於牛背，
牧童們羣起作歌以送日。

歌道：‘芳草連天吓，

笛聲悠揚；

送王孫於西嶺吓，

迎佳人於東方。

我們就睡在自然底裊裊上罷。

花氣如仙香般薰着，

月光如碧紗般籠着：

我們是上帝底赤子，

有絕對的自由，

誰敢欺侮我呢？

我們是生命正路上底旅客，

有絕對的幸福，

誰敢剝奪我呢？’

歌聲繚繞於國王底耳邊，

沈醉了國王底心，

不知足之踏，手之舞了。

‘此間樂啊，

不思歸了；

我將率領我底國民老於這一片樂

土了！’

十一，十二，九，上海。

她

她抱着純潔無瑕的精神，
她凝着遺世獨立的風趣；
費煞我刻骨的相思，
她只是無語。

她飄着菱荷般的裙裾，
她穿着芙蓉般的衣裳；
一片雲霞掩護着，
她凝立於太陽之下。
她幾番要和我接吻，
我只是不敢，
我只是羞慚，
因為我底身是污濁不堪的。

她銜着愛神底使命，

她有她無上的尊嚴；
我底身——塵土的身
是污濁不堪的，
怎敢近她！

她翱翔於太清之上，
可望而不可即。
人間是塵土的家鄉，
我不敢要她下降，
因為她底身是潔白的一顆玉。

我只是默禱着：
私祝她終古的翱翔，
在那無窮的太清之上。
永遠不要墮落——
不要墮落於塵土的家鄉！

十一，十二，十三，上海。

小 詩

狂風猛浪的船上，
我得窺見人生底神秘了。

徘徊於愛神之側，
便忘卻了人間底一切罪惡。

生命底樓臺建設在希望的基址上；
生命底春花開放在愛情的樂園中。

人生就是上下弦的月亮罷。——
眼前雖然欠缺着，
但總有個完滿的希望呢。

幾條亂絲纏了雄雞底腳，
便感到有些不自由了。

詩人也是人生舞臺上的一員，
他執着大旗在人羣之前奔走，而且
叫着：

‘跟我來吧，許多的生命！’

十一，十二，十五，上海。

憶 西 湖

北風颯颯，
禿盡了千林萬樹。
情人在何處呢？
西南凝望眼，
卻被一抹浮雲遮住。

無情的風雪，
幾番的吹着；
危樓倚在斜陽外，
孤單的遊子正在凝思着：
環湖底羣山，
如今消瘦了；
他們莫非爲相思而憔悴？
段家橋外底楊柳，

只賸得寒鴉數點；
她們也曾牽住遊子底衣袂。

我和她親暱了兩年，
她實在盡情地待我；
只是我這薄情的遊子，
卻把她底好意辜負了。
如今我卻有意的要尋她了；——
除了燈前的凝想，
夢中的恍惚，
醉時的迷離，
醒後的疑惑——

只賸有一些兒‘醜影’，(註)
還時時惹起我的羞與恨。

(註)我在西湖兩年，沒有一首好的新詩，只有醜
影集中留着幾首在西湖作的舊詩罷了。

寄 了 因

楊朱底哭，

阮籍底哭，

唐衢底哭……

世界恐要沉淪於淚海裏去了，

你切勿再哭罷！

‘鳧脰雖短，

續之則憂。’

全天適性，

我愛莊周！

世界在眼前，

天國在腦中。

眼前的——燦爛，

腦中的——朦朧。

詩人的步伐，

實不知何去何從？

十一，十二，十六，上海。

浮 萍

大海裏飄着許多浮萍：

潮漲時，跟着流到江湖裏去，

潮落時，又不知流到何處；

北風起時吹到南，

南風起時吹到北……

可憐呵！

沒有根蒂的東西，

怎能安身立命呢？

迷途的倦鳥呀，

這個燦爛的世界，

到處可做你們底家鄉呵；

何遽臨歧而失望呢？

陌上底花如錦繡般的開了，
有幾個踏青的女兒攜手唱着。
晚風一霎，
落花帶着春光歸去了；
女兒們也啞了歌喉，
在暮色裏徘徊着。
只有黃鶯兒還背着斜陽狂叫道：
‘春莫去，春歸來……’

霜風緊了，
黃葉片片地落下了。
有些人漠然不看見；
有些人看見嘆息道：
‘歲將暮了！’
此時詩人雖也有看見，

只是假裝着不看見的樣去對着人說：
‘世界還燦爛的很呢。’

詩人在夢中和情人相會的時候，
有月亮照臨着；
詩人對情人所說的話，
有月亮去聽着：
只有月亮能知道詩人底用心，
月亮真是詩人底知音阿。

我若要從夢中去尋伊，
恐怕辜負了滿天好月；
我若要披起衣來在庭前看月，
又恐辜負了夢中底伊。
終究不能得着滿足呵，
空轉輾了一夜！

伊底靈魂是不自由的，
不然，何以我夢境中底牢獄
時常禁錮着伊呢？
我底生命是不自由的；
不然，何以伊底情絲
時常牽繫着我呢？

颯颯的一夜風，
霏霏的滿天雪，
布被如冰，
爐炭久滅：
唉！
天公雖冷盡了世界一切，
但總不能冷卻詩人底滿腔熱血！

登高山而望大海，
只聽得澎湃的瀑布聲，
遠遠地和着那咆哮的波濤聲。
可憐微弱的詩人底歌哭聲，
人們那裏聽見呢？

勇哉，這大江底水！
健哉，這大江底水！
浩浩蕩蕩地向東流着——
千古不息的流着。
你莫非是宇宙運動的先驅者？
你莫非是世界污穢的洗滌者？
吓！
這就是詩人生命底象徵呵！

一班蓓蕾們

正在樹枝上安排春色。

忽然吹來一陣風雨，

把牠們打得個胭脂零落。

從此——

世界底生機被摧折了，

詩人底微笑被劫奪了。

同情之花正在含苞時，

詩人還在人羣之前痛哭着，

做牠底招魂者。

同情之花開到圓滿時，

詩人就躲在人羣裏面狂笑了，

做牠底祝壽者。

十一，十二，十七——十九上海。

歸 思

枕上一聽到小巷底犬吠，
便憶及鐙下伴伊喫炒豆的一夜。

十一，十二，二十，上海。

‘看得破，忍不過’

這句話是我平陽底俗語。驟然看去，沒有多大的意味，其實很足做人類生活的原則。原來‘空洞’‘無常’‘沒有意義’……這種人生的感想，人人多有的，爲甚麼還要繼續的生活下去呢？他們底原因，自然很多，但總含着‘忍不過’這種衝動在裏頭，我可斷言。試看老聃，莊周是頂會看破一切的人；既然看破一切，當一無所爲纔是，爲甚麼還要費了心血把道德經南華經去問世呢？這也是‘忍不過’罷。我細味此言，很有道理，作詩以見志。

‘看得破，忍不過。’

‘知其不可而爲之，’

諸君休要笑尼父。

‘無所爲而爲之，’

做人原是這樣做。

希望裏面有人生，

楊朱何必哭歧路？

我也何嘗不解‘處世若大夢’，

爲甚天天從朝忙到暮？

哈哈！——我也是

“看得破，忍不過！”

十一，十二，二六，上海。

街 上

汽車，馬車，黃包車，場車，獨輪車，
垃圾車……

一樣的街上，
爲甚來往着這許多不平等的車輛？
但是，他們底痕跡，
那個能夠永久留得呢？

男，女，老，幼的人們呀，
你們整日裏在這裏跑來跑去，
究竟爲的是甚麼？——
這個問題，
要等沒有這條街的時候，
纔會解決呢！

十二，一，八，上海。

路 亭 裏 的 人 生

大路上安着一座亭子。

東邊來的人，到此也坐一坐，

西邊來的人，到此也坐一坐；

這是偶然的機緣，

那裏分得清誰賓，誰主？

歇了一會腳，

吃了一盞茶，

東邊來的，向西去了，

西邊來的，向東去了，

都各自走那人生底旅路。

走，走，

各自向着自己的路上走；

他們總會走到的，

只爭個誰先，誰後。

走，走，

各自向着自己的路上走；

誰還會記清在亭內的時候？

十二，一，八，上海。

小 草

天公底熱減了，
地母底乳竭了；
我是一株小草，
怎能在這風霜的歲暮裏
勉強掙扎着？

好容易東風吹來
一陣陣的生機！
我底愛人呀，
替我吹綠些罷！
可是我是背着牆陰的，
任憑我怎樣的呼號，
伊只是不睬。
移了我底地位罷——無力！

裹住伊底衣襟罷——不敢！

我只是眼巴巴地望着，

卻憑那個給我安慰呢？

十二，一，十六，上海。

無 聊

淡淡的天，
疏疏的樹，
一兩筆的色調
已畫出眼前底煩悶無數。

悄悄的窗兒，
關着寂寂的人兒；
寂寂的人兒，
鎖着跳跳的心兒：
沉——沉沉——沉到大海，
靜——靜靜——靜如太古。
好容易繪就這幅無聊圖，
卻被一隻鳥兒叫破。

十二，一，十九，上海。

革 命

黃金鑄就的，
上帝底樓閣；
錦繡鋪成的，
上帝底院落；
他底宴筵上，
有山珍海錯；
他底樂園中，
有仙姿仙樂……

啼飢號寒聲，
吹不到他底瓊樓玉宇；
厭生悶死聲，
吹不到他底太虛仙府；

任顛顛倒倒的人生，
渾渾噩噩的世界，
他終是不理，
終是不顧。

我們要大佈革命的宣言了：

‘拆倒他底黃金樓閣；
打碎他底錦繡院落；
取了他底山珍海錯，
飽我同胞之飢腹；
拿來他底仙姿仙樂，
悅我同胞之耳目！’

我們於是給他哀的美敦書道：

‘我們來討你了！’

我們來討你了！’

他豢養資本家，
來壓迫我們的貧乏；
他豢養強暴者，
來征服我們的無力；
他又豢養智慧者，
來玩弄我們的愚拙：
財產，軍政，學術——
所有的一切，
無一不是殺天下殺後世的啊！

我們雖貧乏，
但荒田裏還有些收穫；
我們雖無力，
但還有幾顆頭顱，萬根怒髮；
我們雖愚拙，
但破曉的明星還能在眼前照着：

我們還有這許多的所恃，
怎麼不起來和他一決？

我們要大佈革命的宣言了：

‘推倒他底資本家；

推倒他底強暴者；

推倒他底智慧者！’

我們於是給他哀的美敦書道：

‘我們來討你了！

我們來討你了！’

我們現在只有煩悶和恐怖，

又只有徬徨的尋求：

我們都是失巢之鳥，

我們都是喪家之狗，

憧憧於落日的古道上，

悵悵於這遲暮的時候。

資本家板着不仁的雙眼，

給我們一哼；

強暴者帶着猙獰的臉皮，

給我們一喝；

智慧者呢，——

總算慈祥些了，——

也給我們一個嗤：

他們都自以為上帝底驕子，

誰也入得他們底眼？

我們只有柔嫩的肩膀，

只有害羞的面龐，

怎麼承受得他們起呢？

我們要大佈革命的宣言了：

‘打破財產階級；
打破勢力階級；
打破智慧階級：
來作一番宇宙萬有的大解放罷！’
我們於是給他哀的美敦書道：
‘我們來討你了！
我們來討你了！’

他佈就機緣的網，
來籠絡我們；
他造就運命的路，
來限制我們。
呀！
他底野心還不肯死呢！
又築成希望的樂園，
來引誘我們了！

誰也不投入他底網？

誰也不走上他底路？

又誰也不垂涎他底樂園呢？

他於是就喜不自禁地說道：

‘天下英雄入我彀中了。

我們要大佈革命的宣言了：

‘我們底同胞呀，

你們豈甘於貧乏，無力，愚拙嗎？

不然，請你們衝出他底網，

拆毀他底路，

打破他底樂園罷！’

我們於是給他哀的美敦書道：

‘我們來討你了！

我們來討你了！’

十二，一，二一，上海。

機 械

一日三餐：

喫了坐，

坐了睡，

睡了起……

小窗下——

筆，硯，墨，和幾本書；

只是筆，硯，墨，和幾本書，

更不知其餘。

有時凝思，

思也不知思什麼？

有時遐想

想也不知想什麼？

夢嗎？醉呢？

愁嗎？癡呢？

只是如夢，如醉，

如愁，如癡。

生命嗎？安息呢？

繼續嗎？停止呢？

‘我一概不知道。’——

但是誰教你如此的？

十一，二二，二，上海。

— 夜

水也似的夜，
水也似的被窩，
冷清清地，獨自個——
躺着，
想着，
輾轉着。
憑誰慰藉？
憑誰慰藉啊——
怎不感傷這淒涼的身世！

同情之花被遮掩了，
願望之香久不蒸了。
‘來！來！請從我來！
人間不可以久留。’

一個 Satan 這樣說。

上帝呀，

我全部底性靈都被恐怖占去了。

你既生我，又何必厄我？

厄我，不如不生我！

我實不願這平平的生——

平平的生，不如無生。

你看那無知的海潮，

他們至少也要留些痕跡在岸上呢！

我這樣默默地禱着，

我就彷彿置身於一樂園之中了。

也有 Venus 們在空中翹翔；

也有 Comus 們在眼前跳舞；

又彷彿有個安琪兒，

她張開雙翼來安慰我；

這時候我再不覺寂寞了。

夜幕開時，

Satan 躲了；

我也準備重走我光明的路了。

十二，一，二七，枕上，上海。

遊蕩的靈魂

誰像我遊蕩的靈魂呢？

‘蝴蝶吧？’不是——他飲的是百花之液，睡的是芳春的衾褥；他底靈魂被花香陶醉着，被花神慰藉着，迷戀在‘春之樂園’裏了。

‘黃鶯吧？’又不是——他穩穩地站在深綠的楊柳葉底，和他同伴們唱和那迎春之歌。他底靈魂被愛的歌聲纏擾着，永遠團結在溫柔的春夏間底天氣裏了。

‘那末，是月亮？’不是，不是——她抱着清圓高潔的精神，遊行於太虛之上。她把清涼的幕來籠罩

我，她把仁愛的光來沐浴我；，她是
我生命的付託者，是全人類生命的
付託者。她底靈魂真像宇宙底慈母
啊！

但是——

誰像我遊蕩的靈魂呢？

誰像我遊蕩的靈魂呢？

太陽從西方落下之後，便把黑
漆漆的夜幕撐開來。雲也入岫了；鳥
也入林了；家家的人也都被睡魔戰
勝，安息在那夜幕底深處了：只有我
——我底靈魂啊！還踟躕於世界底
歧路上，找尋他底歸路。

‘不要怕罷！前路有光明呢。’希望這樣說，安慰也這樣說。

是呀，我只要有一個月亮——星星也罷——但是我終不得半點光明啊！

*

誰像我遊蕩的靈魂呢？

茫茫的大海中，浮着扁舟一葉。何處是他底家鄉？四面水和天都相接着。風平浪靜時，還可逍遙於碧綠的琉璃世界之上；但偶然若有些風波起來，他終不免於沉淪的。可憐喲！我底靈魂——扁舟上底人呀！

‘不要怕罷！陸地總會到的。’希望和安慰又都這樣的對我說。

固然，我只想如哥倫布——魯濱孫也能——但是我竟尋不到一塊荒島啊！

*

我底靈魂，他好像暮春的飛絮；
飄飄泊泊隨風上下。

有時他也故意地撲在踏青的女郎底衣襟上，低聲說道：‘姑娘，你把我收拾起來罷！不然；一到沾泥的時候，就沒有法子了。’

但她終是年少情薄，那裏理會得呢？

我底靈魂，他又好像斷綫的風箏；一往無跡。不知落在何處。

他有時回想着：‘當我牽在她底

手的時候，怎樣的平安愉快啊！但是
現在呢，她還繫念到我沒有？或許她
追憐我飄泊的生涯……’

他雖這樣的想着，但那裏能夠
和她重見呢？

我底靈魂呀——

遊蕩的靈魂呀！

你終於失望嗎？你終於失望嗎？

十二，一，二九，上海。

生命底託付者

讓太陽盡量地把舊的空氣帶回去，換了新的來。

那末，世界是日日新了；我也日日新了。

我把生命付託與他罷。

任秋風吹了舊的景象去，讓春風帶了新的景象來。

那末，世界是年年新了；我也年年新了。

我把生命付託與他罷罷。

宇宙底大流呀，你們儘管淘盡舊的，換來新的！

那末，詩人底精神‘得救’了。

我把生命付託與你們罷。

十二，一，三，上海。

愛

母親底愛好像月亮，
她能於恐怖的夜間籠罩着小孩。
情人底愛好像春風，
她能把枯萎的小草吹醒過來。
上帝底呢？
詩人底呢？
他們都是看不見的，
但只有永久的沉默。

十二，二，三，上海。

樵夫和農夫底談話

樵夫放着柴刀，農夫擱着鋤頭，他倆都停止了工作，休息在那松樹陰下，且談且笑。

樵夫——我們天天在這裏工作，真沒趣味啊。若幾時能得一個財主兒做做，我們就快活了。

農夫——做財主有什麼意思呢？像我們西村底王家，年年被衙門裏底縣官敲竹槓，不上三四年，他底兩百五畝田，怕要被縣官喫完了呀。

樵夫——那末還是做官好。

農夫——做官要受皇帝監管的。你若偶一做得不好，就把你底飯碗丟掉了，還要殺你底頭呢！

樵夫——我們就去做皇帝。

農夫——皇帝是天底兒子，也要受天監管的。

樵夫——那……做天罷。

農夫——天底兄弟就是雲。他不能讓天獨自去做主的，有時還要把他遮得烏煙瘴氣呢！

樵夫——做雲呢？

農夫——雲雖然悠閒着，但是沒有力量的，一陣風吹來，就把他吹走了。

樵夫——風呢？

農夫——他在海面或平地上，是很有勢力的，但碰到一座高山就沒有法子了。

樵夫——好極！讓我們去做山

罷，他離我們底家亦不遠呢！

農夫——是的——但像這一座山，草木茂盛着，若沒有你們天天去斫伐，怕白天也要走出老虎來；且若沒有我們去耕種起來，也是沒有出息的。

樵夫——哈哈！我們說了這許多，始終不如你做你底，我做我底好！

他倆從此不再想做什麼了。

十二，二，四，上海。

惡 劇

人生的舞臺上，
有些秉着極大的威權，
有些握着很多的財力，
有些卑躬屈節，願作牛馬的奔走，
有些披肝瀝膽，甘受人們底指摘：
他們自相爭奪，
自相推讓，
自相稱薦，
自相標榜，
演成了醜態百出的幾幕惡劇。

我們是看戲的人罷！
來看這樣的惡作劇，
誰不生厭呢？

有敢怒而不敢言的，
有冷嘲熱諷面面相覷的，
有憤不顧身給他‘喝倒彩’的，
有看倦了在那裏打瞌睡的，
卻都仍舊忍着在看他們底戲。

他們自做他們底戲，
我們越看越沒意思。
好愚笨吓！
你們看戲的人！
你們若一齊起來不去看他，
教他們如何做呢？

十二，二，四，上海。

南 歸 雜 詩

船 上 雜 感

像鴿籠般裝着我們：

蜷伏的蜷伏，

顧盼的顧盼，

嘔吐的嘔吐，

談笑的談笑，

熱熱鬧鬧地掙扎着一夥兒。

素不相識的人面，

素不相識的人心，

來同享這風波的生活，

早已習以為常了。

從他們底眼中看出一個冷淡的我；

從我底眼中又看出許多可憐的他們：

這中間——這中間，
說薄呢，僅隔一張紙；
厚，又何止萬重山？
這就是所謂人間世了！

海 中 所 見

數不盡鳥翼般的歸帆，
望不斷羅帶般的遠山。
蒼蒼然，
茫茫然，
人在天和水之間。

遠看來的島嶼，
一點，兩點，三四點，無數點，
漸漸地變做

一片，兩片，三四片，無數片了。
一瞥眼，此身又在大環兒之間了。

到 家

帶一般的河，
帶一般的路，
青松，烏柏，
竹林，梅樹，
密密地藏着村舍數間，
微微地起了炊煙數縷。
轉過山灣，
走過小橋，
便眉開目展，
百念全消——
卻是我家到了！
我家到了！

阿妹和兩個小弟看見我，
叫了聲‘阿哥，你歸了！’
父親母親都含着笑容，
呼一聲‘兒呀，歸來吧！’
還有個她，
她呢，只背着人低聲地說：
‘你爲甚來得這樣晚？’
這一問，
卻引起我一種異樣的感覺；
不知爲什麼，
只是說不出？

滿盤筍，
滿盤魚，
滿盤的野蔬，

竟使我忘卻了風濤底滋味。

家人底慰語，

鄰人底慰語，

情人底慰語，

竟使我忘卻了四圍底咒詛。

找什麼同情？

尋什麼正路？

罷了！罷了！

我家自有真樂趣！

十二,二,十四,清華山麓。

芊 芊

早鐘還沒有響，
睡着的先生還沒有起，
冷清的講堂裏，
只有她在那裏掃地。
‘啊唷！芊芊妹，
你爲甚來得這樣早？’
‘慧哥，今天輪到我做值日生呢！——
你前日許我紙花籃兒，
到底幾時給我？’
‘不要急罷！我底芊妹！
明天替你趕緊做成罷。’

有一天我從陳家花園裏
摘了幾朵玉蘭花來，

心裏想着，
‘假使我若碰到我底辛妹，
我便要把這花贈給她。’
果然她立在她底家門外，
看那晚潮浴落日。
她一看到我便笑着說，
‘那裏來的這許多？’
‘你要，就都給你罷！’
‘不要牠！不要牠！’
你費盡工夫得來的，
那裏好贈我？’
說笑了——會，
她終於受了幾朵。

這是七年前的事！

這是七年前的事！

今朝偶過她家門外，
她看見我喫了一個驚，
笑了一笑，
好像無限要說的話似的，
竟是說不出一句來；
回頭就跑走了。

她現在有了丈夫了！
她現在已做了個大家的媳婦了。
有了丈夫的女子是不好和男人談天的；
做大家底媳婦更不該啊！
她不像從前的要和我說話，
或者也懂得這個道理吧？
從此她不能再叫我‘慧哥’，
我也不好再叫她‘芊妹’了。

十二，二，十九，清華山麓。

晚 景

吃罷了晚飯，閒倚籬門，
看那四山漸漸的做就黃昏。
農夫背着鋤頭歸，
鳥兒紛紛入了林。
只可憐那暮色蒼茫的古道上，
踉蹌着，
蹣跚着，
一個失意的行人！

我將回去了

我所處的地方是黑暗的廣場，
我底伴侶都是兇惡的魔鬼，和昏悶
的醉人，
我所見到的東西都是殺人的利劍…
我將回去了！

我是爲尋光明來的，
爲什麼走入這個地獄？
我是爲找同情來的，
爲什麼反遇了隔膜？
我是爲討微笑來的，
爲什麼偏碰着了仇敵？
我底希望被他們奪盡了，
我怎麼還戀戀於此呢？

我將回去了，
回到我底家鄉！
家鄉在那裏呢？
我已在黑暗裏栽下花，造了房子及
一切，
只等早晨底陽光一出，
我底世界又何嘗不是光明燦爛啊！
我將回去了！

一二，四，二一，上海。

鐸按：以下的詩，都是附在李君寫給朱先生
的信中的。

現代底臉

現代呀，我底朋友！

當我和我底情人私語的時候，

你切勿推進我底門，

攀起我底簾，

而且露出您底臉來！

你不知您底臉猙獰的像個厲鬼嗎？

我倆受過損害的心，

恐怕要被你嚇破了！

現代呀！我底朋友！

當我澄心靜慮的神遊於光明之國的

時候，

你切勿跟着我背後，

而且露出您底臉來！

你不知您底臉是黑炭色的，

您口中所吐出的氣，是能變成瘴霧
的嗎？

那像黎明般的希望之光，

恐怕要被你弄成地獄般的黯淡了！

現代呀，我底朋友！

當我昏昏地逍遙於夢境的時候，

你切勿從我底牀上喚醒我，

而且露出您底臉來！

你不知您底臉上有許多刀一般的芒
角嗎？

我從夢境中得來的整個的安慰，

恐怕要被你觸碎！

一二，四，二一，上海。

小 詩

現代所留下的痕跡，
真是燦爛啊——誰也比不上的。
但仔細看來卻沒有什麼，
處處都是淚和血的斑點。

人生旅路上底來來往往的，
個個都是爭飯喫的厲鬼。
因為上帝愛他們似乎過於一切，
所以他們就益發猙獰起來了。

文化給時代以一把刀，
教他去殺他底兒子名叫生命的。
時代受了他底驅使，

只得活活地把他底兒子殺死。

人生原來只有一條路；
後來人們都忘了自己是一個人，
所以爭着走人以外的路。
從此，人間底歧路就多起來了。

工人底呼號，
農人底嗷嘈，
詩人底嚙啣……
個個在那裏唱着時代底輓歌。

一個人之生，
本沒有什麼宗旨，
只求有流淚和流血的工夫罷了；
到了淚枯血盡的時候，

人生底路也走完了。

炊煙要和晚風奮鬥，

終於被風吹散了。

這或許是無力者底命運罷！

相 識 和 隔 膜

——游半淞園有感——

半淞園裏有山，有水，有花，有柳…

紅紅綠綠的，向我含笑，

好像我底舊相識。

裏面又有許多遊人；

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也許他們底紅紅綠綠勝過花和柳。

卻個個都是隔膜的。

錯 誤

我一時錯誤了，把滿盈盈的愛帶給
人間，
卻兌來人間底痛苦，而且還要負着
他直到於老死。
我若早知道是如此的，
我當把我所有的愛盡量地放入大海
裏了。

我是無力的，
我怎能負得起這許多的痛苦？
但是我底愛已都被人們奪去了，
我怎麼好再從他們手裏奪回來呢？

我將拚卻我底一身給痛苦壓碎了！

我只得僵僵着我底背，蹣跚着我底
兩腳，
一步一步地
把他負着向不可捉摸的‘死之宮’裏
去了。

人 間

何處來的乞兒，兩手空空地討人間的
白飯？

何處來的強盜，兩手空空地搶人間的
財產？

人間只有乞兒和強盜，更沒有什麼
了。

他們雖只有空空的兩手，
卻都是何等神妙，何等奇巧！
他們能握得住人間的一切，
所以就驕傲非常了。

青春的花在樹梢頭含笑着，
清晨的光在花枝上害羞着，
他們以為嘲笑了自己，便擎着兩手

要把他倆捉住了，
卻不料只握着一片墓場底黑暗。

一二，四，二九，上海。

人生最後的光明

在一個陰森的山洞裏，
掛着一盞蛋也似的淡綠色的燈。
洞口底石上寫着‘人生最後的光明’
等字樣，
其餘沒有什麼了。

哲學家看見說：‘這點光總有照遍世界的一日。’

詩人看見說：‘最好把牠拿來照徹了生命之路。’

小孩們不識字，只在那裏吵嚷着：‘這個分明是一盞鬼燈……’

一二，五，一一，上海。

什麼時候纔會覺醒呢？

什麼時候纔會覺醒呢？——

那黑霧遮着的天，黃沙飛着的地，東邊設着死的門，西邊張着死的網，裏面滿掙扎着猙獰的厲鬼——有流血在刀兵之下的，也有被壓迫在物質之下的，有幼而無家，老而無靠的，也有沉淪在淚海裏的……這就是現代人所謂生底境界了。

有些自以為獲救的人，很高興的，整天整夜在那死屍狼籍的墓地之旁，唱着生底進行曲。他們工作底宣言上面，也寫着‘爲求生而來’的字樣。哲學家最後的答案，也無非是一個‘生’字。藝術家也舉着‘生’字的大

旗，在那裏作先驅者底呼號：他們都以‘生’爲標榜，自相讚美。他們執着星也似的燈籠，自相照耀。——他們只能自相照耀着，更那裏能照到其餘？——他們所希望的光，的花，的愛，有時也在夢境裏閃過的。——但真實的光，的花，的愛，如何能在這黑霧黃沙的空間裏保持她們底永久呢？——因此，他們，就以爲所處的便是生底境界了。

他們都是醉人啊！他們喝了智者底醇酒，不覺自己底昏昏大醉了！雖有天使指示他們以人生底意義道：‘快醒來罷！無論大我小我，終歸於毀滅的；你們所尋求的真理，也不過是引誘你們的花影。快醒來罷，你

們這許多醉人！’他們不但不聽他底話，而且還在嘲笑着：‘這不是智者給我們的醇酒中底意義啊。’於是天使就獨自回去了，他們終是昏昏地醉着——到現在還在醉着！

但是我總要問問：‘什麼時候，他們纔會覺醒呢？’

一二，五，二二，上海。

我底靈魂將在這兒安居了

在一所很廣的廣場裏，大家都在酣酣地睡着。他們都帶着尋覓的態度，各做自己希望的夢。

那時我也在裏頭，覺得不能獨醒了；於是也展開夢的雙翼，開始了我底尋覓。

當我離開現實的第一步，就有一位天使來接引着我，攜着我底手，且行且談。

到了一個地方，他告訴我：‘這是故事裏底“十洲三島”了。這兒逍遙着許多仙子，奏着“雲和”之樂，唱着“霓裳”之曲，飲着“洞庭春色”之酒，醉着，遊着，在這個世外的天國

裏。這兒就是你底靈魂所將安置的了。’

但我只是搖了搖頭，因我正在感着：‘在這裏終不能泯滅了人間底記憶啊！’

再到一個地方，他告訴我：‘這是二十一世紀之後底一個大樂園。這兒是現代夢想所不到的境界，繁花怒放着，愛泉汎濫着，在這裏就可得到光明的沐浴：這兒真可以安置你底靈魂了。’

但我早已發見了許多斑斑駁駁的現代記憶底痕跡，我底靈魂不禁嗚咽地哭起來了。

再到一個地方他告訴我：‘這就是古代先覺者底故鄉。這兒底生活，

和平而妥協。在這裏就可以忘記了人間一切的罪惡，而得受古代精靈底洗禮。這兒還不能安置你底靈魂嗎？’

但這是後世記憶的根源，人間罪惡的發軔，如何可以安置我底靈魂呢？

最後到了一個地方。這兒幽玄而沉默，沒有半點死底殘留，和生底記憶；滿目瀰漫了未成原子的‘瓦斯體’。於是天使也不見了，我亦如失了自己了，只覺得無上的安適，愉快。微聲從我底鼻腔裏透出，彷彿這樣說道：‘好了，好了，我底靈魂將在這兒安居了！’

覺 醒 後 的 悲 語

我友了因由廈門來書說：‘文學真是沒用，除非天天催人去死罷？’我有感於此言，作此詩。

我實不知我們爲甚嘔盡了心血，
天天在這兒唱着？

去讚美罷！——

生底空虛，死底沉默，
何事值得羨慕？

去招魂罷？——

情波渺渺，長夜漫漫，
美人終是不歸來！

索性去咒詛罷？

你看這時候大家正在發癡，作狂，
而且有些長醉着，
他們豈能聽見我的弱小的呼聲呢？

朋友們！

我到現在纔知道了：

‘文學真是沒用，

除非天天催人去死罷？’

文學始終是生底輓歌呵；

但我們總是天天在這兒苦唱着。

十二，六，二一，上海。

一對閉鎖着的戀人

我倆雖有兩隻在夢中互相摟抱的手，

但怎能抱得住醒後底快樂？

我倆雖各有幻想的雙翼，

但怎能飛得出這個現實的牢籠？

悲哀呀！

我倆底愛情永遠藏在夢幻的境界裏

了！

一二，七，四，上海。

心 碎

我爲她心碎，
她怎麼知道呢？
若是我底心像個瓷質的瓶子，
無論怎麼樣的昂貴，
我總是不怨惜牠底破碎，
鄭重地把牠收拾起，等着她來看。
因爲我要教她知道我底心是爲着她
碎的！

我爲她心碎，
她怎麼知道呢？
我若能把我如纖維般的心底絲，
織成一張悲哀的薄羅；
而且把我所做就的相思的詩句，

用着心底血仔細地寫上；

那末，我將毫不猶豫的把牠封着寄

給她了。

因爲我急要教她知道我底心是爲着

她碎的！

一二，七，七，上海。

女神之歌

住在這個灰色的圈兒裏迅速地閃爍過二十番春秋了，從沒有聽過適意的音樂。我底內在的魂兒，卻時時逃出這個寂寞的境界，隨處找他生命底安慰。

在一個百無聊賴的深夜裏，一切都沉默着：蟲聲已歇，雞聲未唱，就是人們底爭殺聲，也暫時的休息了。這兒我彷彿有個幻想的聚會——和一個歌唱女神的聚會。她要爲我唱出許多靈妙的歌調。

‘先生，你要我唱什麼呢？’她開始問我，‘我所唱的歌調，有高曠的，飄逸的，悲壯的，優婉的，或如仙女

底靈歌，或如山鬼底夜哭……但是，
先生，甚麼是你歡喜聽的呢？請告訴
我！’

‘無論什麼。’我答道，‘只要能夠
教我底魂兒迷戀在你底歌聲裏，使
他不再樂那無目的的遊蕩；這樣，你
儘可唱來罷。’

於是她開始唱了：‘起來！起來！
你看那邊楊柳枝上又漸漸地着起嫩
綠色了。這些豈不是我們少年的春
之使者底旗幟嗎？……’

‘罷了！罷了！’我急急說着，‘這
是一曲春之歌；但是我底魂兒真是
無力和冬底威權奮鬪啊！’

‘那末我再唱：“努力！努力！黑
暗有盡時，光明是無限……”’

‘快快停止！仁愛的女神！’我笑着說，‘你騙我了！生命底前途，只有朦朧的陰影；“努力”是給愚人的教訓，可是我底魂兒不是個愚人呢！’

‘索性唱個自然的讚美歌罷！
“好溫和的姑娘，我們將沉醉在你底懷裏了……”’

‘只有這一曲，或許可以滋潤他底枯燥的生命。’我很歡喜的說，‘但是，可憐喲！這個灰色的圈兒離他太遠了！’

*

女神被攪擾得煩厭起來，忽忽去了；只賸下我一人獨自對着那沉默。

一味是沉默，在這個灰色圈兒

的深夜裏。

十二,七,二二,上海。

一 夢

一夢忽在一個通明的水晶宮，

清涼而愉快。

但是夢醒了呢，

依舊離不了污濁的現實！

一夢忽在伊底身邊，

溫柔而忘了一切。

但是夢醒了呢，

依舊放不下痛苦的重負。

現實給人生以安慰的，

不過只有個夢罷！

我們所很高興地去追求的，

除卻所謂夢以外，還有別的嗎？

小 詩

我愛玫瑰花，
卻怕牠底刺；
但我總是甘心願意地被牠纏着的。

我親愛的影子！
在這個灰色的人間，
也只有個灰色的你是我唯一的伴侶。

可憐的弱者呀！
流淚也還要向着無人處！

後 記

這一卷詩稿的運氣真壞！我爲牠碰過好幾回壁，幾乎已經絕望。現在卻承開明書店主人的好意，答應將牠印行，讓我盡了對於亡友的責任，真是感激不盡！

偶然翻閱卷前的序，後面記着一九二四年二月；算來已是四年前的事了。而無隅的死更在前一年。這篇序寫成後，曾載在時事新報的文學旬刊上。那時即使有人看過，現在也該早已忘懷了吧？無隅的棺木聽說還停在上海某處；但日月去的這樣快，五年來人事代謝，即在無隅的親友，他的名字也已有點模糊了吧？想到此，頗有些莫名的寂寞了。

我與無隅末次聚會，是在上海西門三德里（？）一個樓上。那時他在美術專門學校學西洋畫，住着萬年橋附近小街堂裏一個亭子間。我是先到了那裏，再和他同去三德里的。那一暑假，我從溫州到上海來玩兒；因爲他春間交給我的這

詩稿還未改好，所以一面訪問，一面也給他個信。見面時，他那瘦黑的微笑的臉，還和春間一樣，從我認識他時，他的臉就是這樣。我怎麼也想不到，隔了不久的日子，他會突然離我們而去！——但我在溫州得信很晚，記得彷彿已在他死後一兩個月；那時我還忙着改這詩稿，打算寄給他呢。

他似乎沒有什麼親戚朋友，至少在上海是如此。他的病情和死期，沒人能說得清楚，我至今也還有些茫然；只知道病來得極猛，而又沒錢好好醫治而已。後事據說是幾個同鄉的學生湊了錢辦的。他們大抵也沒錢，想來只能草草收殮吧了。棺木是寄在某處。他家裏想運回去，苦於沒有這筆錢——雖然不過幾十元。他父親與他朋友林醒民君都指望這詩稿能賣得一點錢。不幸碰了四回壁，還留在我手裏；四個年頭飛也似的過去了。自然，這其間我也得負多少因循的責任的。直到現在，賣是賣了，想起無隅的那薄薄的棺木，在南方的潮溼裏，在數年的塵封裏，還不知是什麼樣子！其實呢，一堆腐骨，原無足惜；但人究竟是人，明知是迷執，打破卻也

不易的。

無隅的父親到溫州看過我，那大約是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吧。一望而知，這是一個老實的內地人。他很愁苦地說，爲了無隅讀書，家裏已用了不少錢；誰知道會這樣呢？他說現在無隅還有一房家眷要養活，運棺木的費，實在想不出法。聽說他有什麼稿子，請可憐可憐，給他想想法吧！我當時答應下來；誰知道一耽擱就是這些年頭！後來他還轉託了一位與我不相識的人寫信問我。我那時已離開溫州，因事情尙無頭緒，一時忘了作復；從此也就沒有音信。現在想來，實在是很不安的。

我在序裏略略提過林醒民君，他真是個值得敬愛的朋友！最熱心無隅的事的是他；四年不斷地督促我的是他。我在溫州的時候，他特地爲了無隅的事，從家鄉玉環來看我。又將我刪改過的這詩稿，端端正正地鈔了一通，給編了目錄就是現在付印的稿本了。我去溫州他也到漢口寧波各地做事；常有信給我，信裏總殷殷問起這詩稿。去年他到南洋去，

臨行還特地來信催我。他說無隅死了好幾年了，僅存的一卷詩稿，還未能付印，真是一件難以放下的心事；請再給向什麼地方試試，怎樣？他到南洋後，至今尚無消息；海天遠隔，我也不知他在何處。現在想寄信由他家裏轉，讓他知道這詩稿已能付印；他定非常高興的。古語說“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他之於無隅，這五年以來，有如一日，真是人所難能了！

關心這詩稿的，還有白采與周了因兩位先生。白先生有一篇小說，叫‘作詩的兒子’是紀念無隅的，裏面說到這詩稿。那時我還在溫州。他將這篇小說由平伯轉寄給我，附了一信，催促我設法付印。他和平伯，和我，都不相識，因這一來，便與平伯常常通信；後來與我也常常通信了。這也算很巧的一段因緣。我又告訴醒民，醒民也和他寫了幾回信。據醒民說，他曾經一度打算出資印這詩稿；後來因印自己詩，力量來不及，只好吧了。可惜這詩稿現在行將付印，而他已死了快三年，竟不能見着了！周了因先生，據醒民說，也是無隅的好友。醒民說，他要給這詩稿寫一篇序，又要寫一篇無

隅的傳；但又說，他老是東西飄泊着，沒有準兒，只要有機會將這詩稿付印，也就不必等他的文章了。我知道他現在也在南洋什麼地方；路是這般遠，我也只好不等他了。

春餘夏始，是北京最好的日子。我重繙這詩稿，溫尋着舊夢，心上倒像有幾分秋意似的。

十七年五月，國恥紀念日，於北平清華園。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
開明書店編譯所

啓者：敝店創設以來，出版各種書籍，對於形式內容，竭力研究，不敢稍怠，承國內外讀書界交口稱譽，欣感莫名。敝店受寵之餘，益當奮勉精進，以求克副期望。用特創製此項批評調查表，夾入書中，敬求 台端於讀畢此書之後，對於書中瑕瑜，盡情指摘，填寫 賜寄，俾便參酌與論，於再版時改善訂正。倘蒙 賜寄長篇批評，（如本表不敷繕寫，可另用他紙寫成夾入）並當在敝店定期刊『開明』上發表，藉爲讀書界之南針。如蒙將書中誤字校正，填入後附勘誤表中，尤所歡迎。想 台端爲促進文化，改善出版物起見，定當樂予贊助也。專此奉懇，敬頌 台祺。

上海開明書店謹啓

[illegible]

本店接得此表隨時有新出版消息
 告如閱過本店書目請在欄內填注書
 日期數以免誤告重複或脫漏之弊

問明書店讀者調查表

此填過否	書目	本店	閱過	曾否	狀況	此書	購得	通郵	是否	地址	永久	地址	現在	字別	名姓
	小冊		單張		實價	店名								別性	業職

對於

訂裝	面封	刷印	張紙	容	內

之批評

批評者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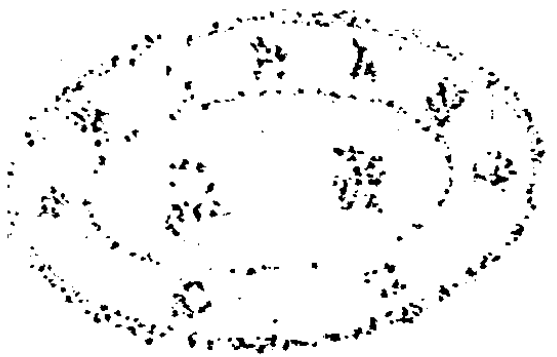
一九二九年五月初版

梅 花

1 — 1,5 0 0

改正實價大洋五角

(實價不折不扣外埠的加寄費)



78
580